元本歸安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中国

列傳第六十三　　通志一百五十

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後魏

楊播 子侃 [illegible]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illegible] 津子逸
王肅 兄子誦 翊 [illegible]
劉芳 子懌 廞子[illegible] [illegible]弟廞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郭祚 子景尚
張彝 子始均 仲瑀
邢巒 子遜 祐子產 巒弟晏 祐從子虬 巒叔祖祐
李崇 子世哲 平子奬 神軌 奬子構 崇從弟平 奬弟諧

崔光 光子勵 敬友弟子[illegible]　光弟敬友

崔亮 從弟光[illegible] 從祖道[illegible]　光[illegible]弟光伯

裴叔業 兄子[illegible] 瑜[illegible]　[illegible]弟[illegible] [illegible]弟衍　[illegible]弟瑜

夏侯道遷 子[illegible]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張讜　李茁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伯父靈慶 父靈[illegible]　靈根 子敬紹　敬仲

張烈 弟僧皓　李叔彪 子述 述子象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蘇亮 弟[illegible]

魏子建　魏釗 子彥　魏季景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民頌之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

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
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飭奉養
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
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
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廻詔播爲圓陳
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
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
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
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

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遥射侯
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
恃聖恩庶幾心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
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
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後爲華州刺史
至州借人田爲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
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
史并復其爵謚曰壯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
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

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録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内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耳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版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荅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録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爲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録請爲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産等領騎與侃

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徧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爾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事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茷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爾朱兆等於馬渚諸揚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

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
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爲
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
夫莊帝將圖爾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
彧等咸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
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
恕其罪侃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
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弟椿字延壽本

字伯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
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
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自
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
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
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
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
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
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

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粮盡攻之或
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鼠正避死耳
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
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
驢馬餌之街枚夜襲斬瞻傳首轉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户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
走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
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悦近來遠今
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
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
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
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
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
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
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帥軍各
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財

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脩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

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爲顥所擒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內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欷欲拜帝

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僚餞於城西
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
魏之始即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絶禄卹甚
多於姻親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
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
吾雖不記上咨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
布衣韋帶常自約勑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
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興生
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
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
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
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
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
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
一等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
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
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
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勑責諸內

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勢密
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閒傳言搆閒者吾兄弟自相誡
曰今忝二聖近臣居子母閒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
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常言一人罪過
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
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責及二聖閒言語終
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
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
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齮

劻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
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又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
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禄大夫
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
不常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
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
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
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
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

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溢驕慢假不勝人足免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蒲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爾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尋

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酬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洛則從其洛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嘆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襁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闚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九賤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習與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

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群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勑令群臣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勑勿令兒輙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常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愼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令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恨昱昱弟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乂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搆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搆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乂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

昌初除中書侍郎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
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
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
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
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
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
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
爲雍州徵昱爲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
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

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
騎常侍於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
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柰
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
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
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
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
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
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

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爾朱榮之死昱為東道行臺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爾朱氏微服入洛為爾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有儁材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昔入侍左右忽

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告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宣武遊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

駐大軍林時直閤[illegible]上[illegible]限及[illegible]十[illegible]顧謂朝臣曰直閤[illegible]能不豫此謀[illegible]

[illegible]右中郎將[illegible]閤出除[illegible]州刺[illegible]

津臣[illegible]孫[illegible]絹[illegible]元去城十里為賊[illegible]有使[illegible]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illegible]津津[illegible]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illegible]家可速[illegible]右一老[illegible]追[illegible]并絹俱獲[illegible]是闔[illegible]首未曾公言其罪

帶八私書以責之會有以滋昏憂
尉後敎本當世
之受誤維李氏兵相進退百姓
之入好者賜以坏酒而出
輸之任無其恥於是競相勸
勗調勝孝昌北鎮擾亂逼舊京加津安北
將軍比道都督轉左衛
將軍津始受命出
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
閉起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

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
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納津揮刃
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
州城東面已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
門出戰賊退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
北道臺初津比州由鉅鹿書所
致津至略舉家逃津下敎慰喻還業於是
闔州服遠近稱之鮮于杜洛周殘掠州
治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脩理戰具營雉堞於

十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隱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上津與賊帥[illegible]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帥毛普賢[illegible]業[illegible]感[illegible]復書云欲收普賢又云賊欲城正爲取[illegible]城[illegible]所有此[illegible]必須盡殺津以城內雖是惡黨然事捏中物不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廿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

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爲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

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
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
宿殿中埽洒宮掖遣弟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
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
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北道
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
滏口而入遇爾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
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
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

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爾朱仲遠已陷東郡
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
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
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
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
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
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
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

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
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
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
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
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
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
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
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詔聽貸五萬逸
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
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
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
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
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爾朱仲
遠遣使於州害之吏民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一月
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謐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
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爾朱兆所害
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謐弟愔齊世通顯列在

齊史津弟暐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而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閒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時莫逮焉爾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

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
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
惋悵久之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後父奐齊雍州
刺史齊史有傳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
歷祕書丞父奐及兄弟爲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
是歲太和十七年也孝文時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
見問故肅辭義明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
爲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帝促席移

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乘之以機
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
莫之聞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心
推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
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
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勇壯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加常
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
投化人聽五品以下先即優授假肅平南將軍肅至義
陽頻破齊軍降者萬餘進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

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已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曰肅丁荼蔑世心等伍胥窮踰再朞蔬縕不改有司依禮喻之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之粟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使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南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紆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

兄弟共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
羇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
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在上
肅聞其言常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以肅謀叛事尋得
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
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
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
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車騎將軍持節都督
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

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圍壽春
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
堂引見勞之以淮南累捷賞帛四千疋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封昌國縣侯揚州刺史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
諸軍事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
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
輕恌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
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詔中
書撫慰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

五百匹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
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沒空之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
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
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
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
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
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代喪亂禮樂崩亡
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
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

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
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者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
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
明帝又納紹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
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於幽
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
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

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爾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勅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遊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兇乂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友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

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文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寐至有湯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上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后微媿於心會齊武帝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常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彊記兼覽倉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

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
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帝常宴羣臣於
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
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
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
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
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
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
内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

[illegible]

憂去官[illegible]為輔國[illegible]尉[illegible]從[illegible]咸
陽二[illegible]將裴叔業[illegible]徐州[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懷
去就[illegible]為散騎常侍國[illegible]徐州[illegible]正
行徐州[illegible]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illegible]宣武
即位[illegible]襲歛暨于啓祖[illegible]祭始
末[illegible]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illegible]方入投宣
武[illegible]乃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illegible]慰振
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
罔不[illegible]重道學斅為先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

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
祭酒則周之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官對太學
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
鄭氏注內則云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
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事僉復故趾至於國學
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
存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
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

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
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
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
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
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以問道周之五學於此
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
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
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註云
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
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濶檢督難周計太
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
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門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
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爲政儒
緩不能禁止姦盜然清廉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
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
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
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

在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緑太常
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
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
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
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
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
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
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
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
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
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
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之郊也鄭玄云南郊
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
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
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
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
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
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

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郊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令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五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

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

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
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
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
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雒陽者蓋緣
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
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
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
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
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

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群議既
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
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
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
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
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
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
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
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

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
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
雖示相酬答而不會本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
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
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繫
社稷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
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
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
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

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
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
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
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
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
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
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
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主土生萬物萬物莫
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

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
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
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
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
稷圖皆畫爲樹惟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
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
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
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

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
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博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
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
宜帝歎其謙慎帝更勑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
文之女孝文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
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
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
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
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三十卷急就篇續

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歆以弟三子琰爲後歆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歆皆與其子姪交遊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歆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歆爲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歆誅之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歆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屬梁通和騭前後

受勑對其使一十六人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
史歐弟饑位金紫光祿大夫饑子逖有文藻頗工詩詠
列在文苑傳中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
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
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
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
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
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
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

明初大軍攻硤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
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
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
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
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
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
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
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士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

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有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成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其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

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生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自習性文身哉聊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隸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勅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

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
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處
諸人之下而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
公主未幾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
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
得有純臣之義議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
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子淵嚴君平揚子雲等四
賢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
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

[illegible]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仍錄事其年
受勑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
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給事參軍襄
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
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
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者
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
尉仍舍人又勑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
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

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勑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藩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勑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勑勒衆而返景

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
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
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
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
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
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
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
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
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

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
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
平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
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
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勑
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
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
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嶰都督元譚據居庸
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

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州行臺賊既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於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眞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要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眞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中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鶪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太司馬安豐王延明在宮中召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

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始終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文多不錄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

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
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
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
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
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
孤貧姿貌不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
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
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

姪也共相賙卹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
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
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
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
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
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虛薄遭逢聖
明自惟幸甚因勑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
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
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帝曰魏明以

著失之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親略號爲多事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營以立焉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勤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運囬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秉與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鄉縣名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塞

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清潔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飢弊矜傷愛下多所振卹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庶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宣武帝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瓢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瓢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

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之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等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外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餘其善惡而爲外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

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
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
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
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
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
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
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記
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
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

旗東指鎮靖淮荊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
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版築之
功且獻歲云既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
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
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劒杖恩寵
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
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勑揚州選
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

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郎意便蒲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法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元忠特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孟烈從

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違於政事凡所經覆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諡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鄉家故應推王遵也祚退謂寮友曰遵眞僞今自未辯我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子忠死見祚爲祟子景尚字思和涉獵經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

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眞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官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

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
中黜爲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
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將出
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
詔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
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
然可觀羌夏畏服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
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
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

宣布新風革其舊政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
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
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
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帝以擅立威法勞役
[illegible]姓[illegible]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
至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懲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
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意不移善自將
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
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如也雖疹疾家庭而志

氣彌高表上歷帝圖起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

脩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踈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息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其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安然殊無畏避之意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

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歐擊生投之於煙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巾中小釵爲驗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北隣輿致於寺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奉國六世尸祿素飡負恩竭誠曾無寸効臣子始均身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影顧時推漏就盡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與理全死與義合見先帝於地下無餘恨矣遂卒

遠近聞之莫不駭惋官爲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能窮誅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戶最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

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絜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景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高之弟晏之列在齊史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傍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

浩曰穎卧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馹就療卒贈定州刺史
謚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
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髯姿貌甚
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有
顧遇常參座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
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
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
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
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

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
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
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
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
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
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
綵至乃以紙絹爲帳裛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
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
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

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
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
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
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進退
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巴西猶未歸順巒
進師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
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
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巒因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

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
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
圖也蕭深藻是帬屐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
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
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
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深藻是
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
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
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

蜀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
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
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爲無事乞
歸侍養微展烏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
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絶
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
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
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
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鬚髮中白所

以勉彊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
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
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
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
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
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
等反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
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
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

徵授度支尚書時梁武遣兵侵軼徐兗緣城鎮戍相繼
陷沒朝廷憂之乃以蠡爲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
尚書如故宣武勞遣蠡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滕
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蠡曰願陛下勿以東
南爲慮帝曰漢祖有言金吾擊鄭吾無憂矣今將軍董
戎朕何慮哉蠡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
豫平之俘斬數萬獲米四十萬斛帝賜蠡書勞之及
梁城敗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蠡率衆會討
蠡以爲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
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臣
既謂難何容重違蠡旣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
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蠡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
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蠡事成
許言於宣武以亮爲侍中亮奏蠡在漢中掠良人爲婢
蠡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女化生等二十餘
口與暉化生等數人音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蠡言云
蠡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肇以
蠡有剋敵効而爲昶所排助蠡申釋故得不坐豫州

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
仁率衆入據縣瓠詔蠻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
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蠻曰早生走也
守也何時平蠻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
窮城奔走路絶不旋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爲
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
不俱不得辭也於是蠻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
鮑口擊賊大將胡智乘勝至縣瓠因即屢汝既而大
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蠻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
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隣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
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蠻分兵將擣角攻之梁將齊
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同惡數十人豫
州平蠻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
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蠻曰此自陛下聖
略威靈英等及諸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
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蠻自宿
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
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暴卒蠻才兼文

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蠻前曾劾已乃云瀛州蠻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大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惟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illegible]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劾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劾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蠻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有才藻列在文苑傳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其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蠻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平城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孫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戮及朞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拏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勑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

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度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博學有才著述甚多列在文苑傳臧弟邵列在齊史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以本官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勑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民懷懼帝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慰喻民即恬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政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賊發之劇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發

便即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

芟夷及靈珍踰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
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
陽蠻柳北喜魯北鷰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
陽遊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
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
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鷰等徙萬餘户於幽
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荆州蠻樊
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
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

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尅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
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
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
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
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
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延昌中加侍中車騎將軍都
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
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
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

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
哀也苟泰聞而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
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欵引云先
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
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
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送殯葬頗類思安
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
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
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

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
住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
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免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憋
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
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
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
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
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

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
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
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
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版而已
州府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
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
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
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

爲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
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
便可繕甲積糧脩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
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失守矣崇深沉有
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
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
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
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爲
縣侯欲以搆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

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進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緣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尅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閻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束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

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主兩手持二十匹而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户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曰賊勢寖淫寇連恒朔

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
以爲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
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反旆榆關
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
崇行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夤
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群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
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
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
崇北討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

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
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
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
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
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
乃以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
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
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
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爲三關別

將討群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廢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世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字曇定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群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居大憂居喪以孝聞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效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

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崧都創構洛邑
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
罄於遷移牛畜弊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
勤備經劣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
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
二年之備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
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
水旱之備且一夫從行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
遍野鑾駕所幸蹂踐必多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

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
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
子及七十一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
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
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
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事以討
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喻以兄弟之義因曰何圖今日言
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勃陛
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宥既敷有征無戰

如其啓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
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
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
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
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
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
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左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
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

決平奏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
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
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
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
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任城王澄奏理平
定冀之勳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
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將崔亮攻之未尅又與
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兼尚書右
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

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奬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
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憚之
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
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
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陽以功遷
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
殿賜以金裝乃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爲
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
靈太后大悅引群臣入宴勑平前鳴簫管孝明手賜縑

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襲
帛七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
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
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奬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
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爲相州
刺史初元乂擅朝奬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
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
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

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顯旨嘗獎傅首洛陽孝武帝初獎
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
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為縣
侯位終大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
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
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字虔和幼有風采
趙郡李搔常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
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
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

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為使士㥄曰文采學識㥄不推
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
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
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
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比閭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
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
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為
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
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

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盛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祕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後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朞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列在齊史諧弟邕字脩穆幼而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列傳第六十三上

通志一百五十

列傳第六十三下　　通志一百五十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昜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

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
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
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故事
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又以謀謨之功進爵爲
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
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
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
之雖處機近未嘗留心文案惟從容議論參贊大政而
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

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
中初光與李彪同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
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上表求成魏書詔許
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
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
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
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爲雉毛變而不
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

爲雄冠距鳴將永光申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
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
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
効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
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
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
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成之象也
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
巾賊遂破壞四方民亦賦役多有叛者上不改政

天下大亂今之雞[illegible]向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
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illegible]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
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
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
覩之而懼乃能招福聞主視之彌慢斯用致禍詩書春
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
關預政事殆亦前代丹石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
骨橫野存有酷恨之[illegible]發有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
未反荊蠻狡猾征人淹汰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

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
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也司寇行戮君爲之不
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
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
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
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仕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
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饗郊廟延敬
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
池減徹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黜
則非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
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
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
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
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
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日無擬蕭斧又多生墟
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
密糞朽不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斂搆厥狀扶疎誠足異
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

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
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此鵄鵲巢于
廟殿梟服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
可爲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
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
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
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昌
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
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勑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
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
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
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
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
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誠知無不言乞停李獄
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
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
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
詔不許即命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傅之意

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
遂南面再拜詹事主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
光北面立不敢拜答惟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
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
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
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
平主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
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
見主上時人皆悵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袵振衿
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
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非光義理有據懷聲淚俱止云
侍中以古事裁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
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
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封博平縣公
領國子祭酒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
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笏上表至
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黜

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十大夫許姬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就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射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

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
亂猶未大崩損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隱
顯漸加剝撤由是石經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
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
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
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
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
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
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

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
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
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
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
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
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
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
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
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

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臻惡鵂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令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飧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猶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乘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彊不息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明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姪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

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公坐講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劒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浮沈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

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識者以爲矯

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愈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
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
上肩久之而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
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
十餘卷識者知其踈畧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
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録光子勵字彦德器學才德最
有父風舉秀才中兵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
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
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

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文每加
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
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
刺史勵弟劼列在齊史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
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
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
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已降[illegible]歲不登飢寒請丐
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
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字彦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

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
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
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
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
竊惟昔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
績効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退豈拘一階半級者哉
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
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
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

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考一考轉一
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
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
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
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
已行猶宜消息宣武帝不能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
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
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illegible]散大夫高陽王交仍領郎
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脩[illegible]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

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文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

卷因其舊紀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忘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膺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

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
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
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
燼趙燕既爲長城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
遺晉僻遠勢畧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
代內脩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
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
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嘿世祖雄
才叡畧闡曜威靈農戰兼脩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

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
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
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垂會之道亦足以垂
之將來昭明勸誡但諸史殘闕體例全虧編錄紛繆繁
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
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
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
載又臣家貧祿微惟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
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文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

事各繫本録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
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二卷
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
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
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丘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
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以思陳奏乞勑沿邊求採
愚賤無因不敢輕輙散騎常侍大常少卿荊州大中
廻邕忽宣明旨勑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
勑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陳奏臣又

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總括大義俯明愚
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
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
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
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
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
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泰恒二年姚泓敗
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
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

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
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
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惟有李雄蜀
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
得討論悉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
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
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
竄會爲其叔鵾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
代郡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

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
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
太守元顥逼寇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
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
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贈驃騎將軍
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空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
先字隆祖涉獵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
夫鐸弟覲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

爲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泰山太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宋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嘗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閱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之誦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溫篤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即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司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即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帝

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察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黃門再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爵欲出孝明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文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屬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馹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來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

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
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
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則以
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大雨山水暴至浮至
長木數十根籍此爲用乃營之橋成百姓利之因名崔
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
政孝文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
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
趙祖悅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
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以討
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
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一柵欲拒軍亮焚擊破
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
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
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寇此當易以
立計禽剪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
分經畧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
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

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筭以
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
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
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令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
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
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
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監新
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
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

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
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
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田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
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
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
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辯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
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
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一途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

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田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立停年格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水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

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磑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都督府長史時苦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荊蠻侵斥以士泰爲能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

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
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列在齊史亮弟敬默奉朝
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
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貞賤出
殊不經紀論者譏焉亮從父弟光韶父幼孫太原太守
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綸孚生操
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東部當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
色懇至沖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
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以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
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
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轉光韶秘書郎掌校華林御
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為司空驃兵參軍又兼司徒户
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
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解州知州事光韶清直明
斷吏民畏愛之入為司空府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
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人父之徵為司徒諮議固
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
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遠之孝莊

初河間邢果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
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四
寓居齊土與果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
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
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illegible]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
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illegible]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
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illegible]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
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illegible]僕等俱荷朝眷未敢仰
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illegible]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

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
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
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
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
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
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
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摧而論之不以一毫
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
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

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怯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拷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

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

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宦婚榮利之事未常不先以推弟弟頃罹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帝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事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位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脩

之弟道固亮叔祖也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何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嘆息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人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

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並以刀劒自衛若怨讎焉祖螭小字杜客普泰初反爾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執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
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
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
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
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聯事明帝輔政
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
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齊拜叔業
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
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

恨不晝遊耳齊明帝崩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
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
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
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
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州齊廢帝嬖臣茹法珍王咺
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
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且欲羈縻
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
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

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
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惟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
逼當勒馬二百匹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
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
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
詣豫州刺史薛眞度訪入北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
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
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
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
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
汝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
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
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
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
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

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上蔡伯爲東
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岐州刺史
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
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
諧善鼓琴藹之師之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
子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
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勑爲別將行渤海郡事城陷見
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

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
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
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
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
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
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
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
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
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

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戎夷異類不因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

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旨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寃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原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惟

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埽洒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匹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在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畧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明帝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平城縣伯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觀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沈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

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勑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覺解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便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一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蹔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

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
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
請直據胡牀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
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
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惟高譚虛論不事
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
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
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
首於梁子令字文若貞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

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
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上表請隱居嵩
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
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
昌初梁將曹景宗寇荊州詔衍爲別將與恒農太守王
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
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
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
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

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
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
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
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
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
人頗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
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
卒改封夏陽縣子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
檢時人或謂之柳瘨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於

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行出返家人或問
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游卒玄達弟玄瑜
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
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
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
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
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
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
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

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喜言笑入
魏卒於勃海太守元椿齡從薛安都於彭城內附授岐
州刺史椿齡子璋鄧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
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
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
景明初賜爵山陽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
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謔常與朝廷名賢泛
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
門卒於京兆內史世高密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
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
官闔慶流天水人博識多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
忘疲卒於敦城太守柳僧習見周史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喜
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及
婚求覓不知所在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
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

驃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及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梁冠軍將軍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illegible]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

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業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

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嚴
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
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
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二百
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惟有庶子數人長
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
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酤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
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
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

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
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少間必擊我也尋
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
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
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
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
卓曰人生何常惟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
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
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

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

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夬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鬩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夬弟眷等言其眇目癇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夬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夬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歸國也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苻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

時潁川度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
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
洛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
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
及孫沈志皆有名宦沈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
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
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
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

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汝陰太守叔業
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
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
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
加微爲濫酷州內飢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
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
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
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
伎十餘聲芭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

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殆省故宅饗
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五常以方伯簿伍
至青州士女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襲正始中降爵
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襲正始中降爵
爲子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
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
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巴衰乃更婚娶元
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歛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
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貲力自効
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
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
業志淮南尅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
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
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以廉
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
襄侯子景遵襲善事元乂兼賂乂父繼繼爲司空引景
遵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鄘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丞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乂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飜復爲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至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氐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里

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季忻榮張元亮士孫
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
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
尅全勳款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
梁州刺史追封安平 孫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
文遙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
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
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

劫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
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
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
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
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
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
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
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慱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歎景明中自漢中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劒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父卿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元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

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踈族末姻咸相敬視
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
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
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
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
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
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遠屬清河初讜兄弟十
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

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宮爲婢
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
匹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賄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
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
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
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
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
畎畎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

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爲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其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飄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爾朱榮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寮計無

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俄而橋絶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賜爵易陽

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乃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寶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遥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

仍與安南元英征蕭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輙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嘆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録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父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

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舉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交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博涉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百姓父母並年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勤力備丐得以存立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肅平南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遣將魯康祖趙公政等率衆一萬侵豫州之大岩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 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兵夾擊之康

祖 奔 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

置火[illegible]渡深溺死者不可勝計斬首數千級生擒
公[illegible]康[illegible]人馬[illegible]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時裴叔業率士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
伏丘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叔
業單騎而免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遣謁者就
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
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裴
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
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

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
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
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
壽春歸國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
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二人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
大眼並賞列土永惟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
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
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
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

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有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尅捷中山王英之圍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惟有軍主蔡三虎一人副之突陣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走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王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

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郡無聲稱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槃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師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

馬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勑其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

棺爲桑棗根所繞東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傳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遘爲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頗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惟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

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足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磝碻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弦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

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
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
臨齊人知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
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
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
公着此當見南國方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楊
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
帝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

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
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宋廢帝遇
弒靈越舉兵與徐州刺史薛安都同孝武子晉安王子
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為
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
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
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何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
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對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
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

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撓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沈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尅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酋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夏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版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

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
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
重創奔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
璽書慰勞之賜驊騮一匹寶劒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
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
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
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二州
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
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

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
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禮
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
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
尚書左丞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
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
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
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
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

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
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
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
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
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
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
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
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

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
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
王勰稱贊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
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民之和會
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
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
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錄元勳封
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粥
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爲司

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乂當
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
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
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
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
爲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
及所歷之官臨終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
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illegible]
皓字山容歷涉群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

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illegible]
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
疲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蒱弈戲不擇人
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
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渤海蓨人也從祖金神麚中與高允俱徵位征
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
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友善三遷
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

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雅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
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
虔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
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
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猷博涉羣書初襲爵稍
遷中書侍郎光禄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
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

幹用與廣平宋繇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
請恃慶以從兄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
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爲深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
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恃慶
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
操太和中舉秀才奉朝請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
王託疾不拜亮以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
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

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
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
齊州刺史弟銓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
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爲司徒記室與武
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
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
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
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
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
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
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
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
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閑解几案稍遷

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
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
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
寶寅啓云所統十萬食惟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録
令以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計較寶寅兵糧
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復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平中
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儌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
已於是朝廷分汲郡河東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
西歸款户除元旭義州刺史辛官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魏侍中則之後晉亂避地河右太
武平涼州還鄉里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
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
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
河内常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
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為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為
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
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為黄門侍郎亮善處
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

長孫承業爾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孝武帝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綽傳列在周史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頗涉群書與亮俱知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

騎侍郎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
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爲雍州刺史後自猜懼
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
從母弟天水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
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
不復作魏臣也與君契濶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
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遂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
居家即時屠滅云何得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
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榮寵至

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下
臧之心信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
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
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爲王族滅也
寶夤復報曰比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
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凡爲大事者當得天下奇士
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之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
庭也願乞骸骨還鄉里脫得因此病死庶歸全地下無
媿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夤

後果敗莊帝徵拜尚書郎既至帝謂之曰前聞卿荅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臣之罪也莊帝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尚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之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魏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也祖歆本郡太守父悅濟陰太守子建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氐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

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
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
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
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
乃聞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
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
州刺史傅豎眼子敬仲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
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
焉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群蠻慕戀相率斷道主簿
楊僧覆先行曉諭諸氐忿曰我當留刺史爾送出也斫
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民贈遺
一無所受而東益氐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
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
顯皆沒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咎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
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
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碁時人謂
爲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
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

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
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
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
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
李延寔子侍中彧爲大使撫慰果土時外戚貴盛送客
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
曰益以盈滿爲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爾朱榮遇
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
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
權彊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
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
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
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居脂膏之中遇天下
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
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然特重慎不雜交游惟與
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暱及疾篤
顧勑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illegible]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
取蘧蒢裸身又非吾意氣絕[illegible]後斂以時服吾生平契

濶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illegible]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illegible]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窆之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附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三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知名齊代自有傳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爾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illegible]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許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為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卧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神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為請

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生

魏劍子建族弟也本名顯義字弘理孝文帝賜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恩楚淮泗之間孝文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劍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待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劍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埽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衆銳殺掠尚多人有畏威未肯先發臣請開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開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按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孝文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此言副吾所望劍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孝文謂劍曰卿之一言逾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劍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

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孝文益喜謂群臣曰中國士人吾按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子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氐楊靈珍叛蠻魯北鷰又請爲記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亦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佐郎思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製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游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明李崇稱之復請爲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請爲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嫉彥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子長賢列在齊史

魏季景子建族弟也父鸞字雙和孝文帝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爲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歎賞之及在馬圈

不豫勑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鷙頗豫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遷蒲還朝卒謚曰夷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相侔季景與子建子收名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爲中書侍郎普泰中爲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爾朱世隆特不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温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爲擿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相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爲擇居賦以自慰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列在隋史

後魏列傳六十三下